

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6月23日的太阳轨迹。
(陈晓峰 摄)

太阳在衢江上空东升南行西落。(陈晓峰 摄)

□本报记者 郭诗语

2010年的冬至日,陈晓峰把一台拆掉镜头、换上针孔的旧相机架在户外,对着天空。底片冲洗出来后,一条耀眼的弧线让陈晓峰愣住了——这是太阳4个小时的轨迹。他久久望着这条弧线,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以后,要一直拍太阳。

从此,陈晓峰以自制针孔相机持续拍摄太阳轨迹,逐渐形成独特的影像语言。他凭借作品入选《摄影之友》“榜中榜”年度人物、第十一届中国摄影年度排行榜上榜艺术家等专业榜单,这位衢州中等专业学校的美术教师成为业界颇有名气的摄影师。

6月22日,记者在衢州中专见到了陈晓峰。“你来得非常巧,刚过夏至日,跟我一起去收照片吧。”他笑着说。记者跟着陈晓峰爬上艺术楼楼顶,取下一台放置了整整半年的相机。来到暗房,陈晓峰打开木箱,取出底片。经过显影、定影、冲洗,底片上呈现出的细细密密的线条正是这半年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的轨迹。

拍太阳的人

陈晓峰的第一份工作是陶瓷厂工人。刚工作不久,在父母的资助下,他就跑去杭州买下了人生第一台相机。厂里的摄影干事乐得一位助手,把暗房的钥匙给了他。陈晓峰从此学习了黑白胶卷的冲洗和黑白照片的制作。做了几年艺术瓷设计后,1998年,陈晓峰作为第一批自费生进入浙江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学习了两年。1992年,他进入衢州中专担任美术教师。

1997年前后,衢州老城开始大规模拆迁。有一天陈晓峰看到一片熟悉的区域被拆掉了,他猛然意识到要为老城留下些什么。从那时起,他成为摄影发烧友,设备一路升级。直到2009年,在朋友的影响下,陈晓峰对摄影术最根本的光学起源——小孔成像有了兴趣,他从一个“器材党”转而研究最原始的针孔摄影。

陈晓峰想起一位法国艺术家曾拍摄过一个小时的太阳轨迹,他思索能不能用针孔摄影来实现。于是便有了冬至日那天的拍摄,先是一个小时,再是2个小时、4个小时。4个小时的那条弧线令他久久不能平

静,他看见了时间优美的痕迹。

如果记录的时间再长一些呢?陈晓峰试着自己动手制作针孔相机。他用木板搭建木箱机身,在正面的木板上挖一个洞,放上铜片,再用钢针在铜片上钻出小孔,小孔直径要精确,边缘要光滑,这便是镜头。木箱的上方标注着相机的焦距和拍摄角度,以方便掌控取景范围和曝光量。光线通过小孔,投射在木箱内的底片上,经过长时间曝光,形成一张慢速拍下的照片。

“手搓”的第一台相机,陈晓峰将其命名为“墨子号”,向历史上最早记载小孔成像的墨子致敬。这些年,他一共制作了40余台针孔相机,都以科学史或摄影史上的先驱命名。相机是他派出去的“小兵”,散落在衢州各处——屋顶、窗台、江畔……经受太阳的“检阅”。每台相机各有职责,有的拍摄一天,有的拍摄半年,最长的拍摄3年。

他常常早晨5:00就骑车去野外放置相机,因为5:30太阳就出来了。放好相机,感受到朝阳洒落,他便心满意足地去上班。

第一次拍出半年轨迹时,最令陈晓峰震撼的是中间那一条笔直的线。“我以为太阳都是弧线运动的,拍出来才知道春分和秋分那两天,太阳的轨迹是一条直线。”他说。最上面那条向下弯的弧线是夏至日,最下面那条向上弯的弧线是冬至日,双曲线在底片上铺开,形成一张太阳面孔。阴晴变化让每一笔墨迹或饱满或干涩,或流畅或间断,像一幅被天气写就的书法。

漫长的修行

拍太阳前,陈晓峰对科学接触不多。亲眼见证了宇宙的秩序,这样一种宏大的感觉让他对人类的科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看到电视上科学频道播太阳起源专题片,陈晓峰用暂停键暂停上千次,一句句把解说词抄下来。他抄了五六条关于宇宙起源、关于太阳的专

题片解说词,一遍遍读。接着,他一本本读关于数论、相对论、量子力学、核物理的科普著作。最近他正在读的是爱因斯坦写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陈晓峰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科学实验,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次拍摄的相机编号、相机角度、孔径大小、铜片厚度、曝光时长、天气状况等数据。“同一台相机拍出的四五张照片,我会摆在一起并列研究。单张看不出问题,一并列就清楚了。”

头些年,陈晓峰很难接受不完美。木箱相机摆在户外总会遇到各种意外情况,使得照片出现这样那样的瑕疵。曾有一张他认为失败的照片,放了3年他都不愿意冲洗。后来洗出来,朋友说很不错,他才接受。慢慢地,陈晓峰对失误越来越包容,那些由于受潮、发霉、落灰所造成的不同,也被认为是作品的一部分。

拍了16年太阳,很多人问,不腻吗?

太阳还是那个太阳,还是每天东升西落,但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轨迹照片。陈晓峰看过一部影片,一位古籍印刷工人说:“重复真好,我能重复昨天的事情,我感到非常充实和享受。”陈晓峰把这句话记了很久。“我还可以享受现代文明,还有时间、精力、体力来体验宇宙的秩序,我觉得我太幸运了。”他感慨。

在广度与深度之间,陈晓峰清醒地选择了深度。有人劝他试试彩色针孔拍摄,但他认为与其花时间适应新方法,不如把已经熟悉的创作方式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不学习了,也是一种进步。”他说。

在所有拍摄计划中,有一个被陈晓峰视为人生目标的愿望:在春分或秋分去海边,把太阳的直线轨迹与海平面对齐,拍下“地球上最单纯的两条直线”。

乍一听并非难事。陈晓峰解释,要把两条线找平对齐,需要反复调试,仅调整就耗时10来天。海边条件更苛刻,礁石、涨潮、大风会让三脚架倾斜抖动,光带随之颤抖。更无奈的是天气变化,好不容易调好,如果连下数天雨,天晴时轨迹已变,一切重来。他估计,假若每年春分、秋分都去海边,最短也需要3-5年,才能拍出一两张勉强达标的照片。

美育与科学教育

在与陈晓峰搭档了30多年的同事叶帆看来,陈晓峰用自己超前的视野引领了学校的美术专业。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的设计教学仍停留在工艺美术阶段,系统的设计思维教育刚刚萌芽。作为教研组长,陈晓峰带着师生跟上国际和国内一流设计院校的步伐,把包豪斯教学理论嵌入课堂,深入学习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

陈晓峰的动手能力极强,教素描时,不是让学生对着雕像临摹了事,而是带着学生开发教具,用石膏、PVC板等材料制作立体模型,让学生真正理解透视和解剖,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课堂教学之外,从雕塑兴趣小组到摄影兴趣小组,陈晓峰始终带着一批批学有余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寒暑假时间深入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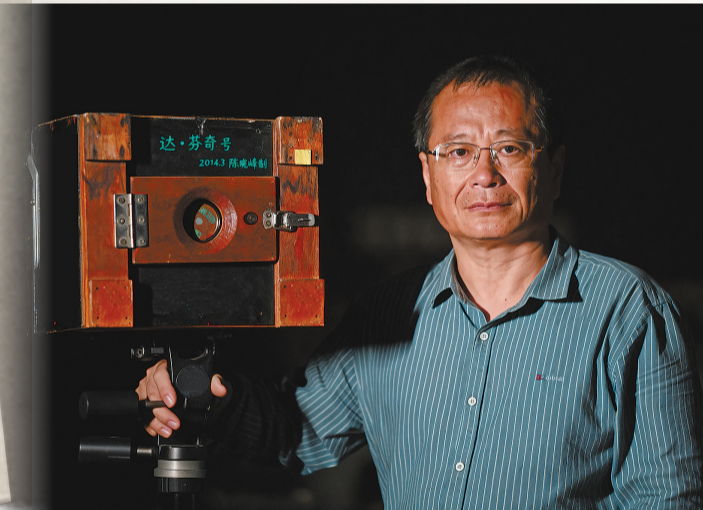
拍摄太阳轨迹使陈晓峰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看到天地之美”“直抵心灵的震撼”“思考时间与生命”……见到照片的人们,无不发出感慨。在以美育和生命教育为理念的衢州高级中学,以陈晓峰的太阳轨迹为原型的新校徽设计方案获得了最多投票。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金晓峰和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为太阳轨迹所震撼,也为陈晓峰十几年如一日的痴迷所打动。“这是我第一次得以直观体验那些我早已‘知道’并在课堂上反复传授的知识。”金晓峰说。他们决定,为陈晓峰的作品办一场展览。

去年暑假,名为“逐日者”的针孔摄影展在上海申报馆亮相,不仅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家,还有许多在大学和中小学从事科学教育的教师专程赶来。“这些照片不仅有艺术价值,更有意义的是点燃了孩子和大人最本真的好奇心。”在场者说。

这些天,陈晓峰陆续收回上半年的照片,新的底片已准备就绪。“每次太阳晒到我身上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相机,它正在接受光点雕琢。”采访结束后一日,好消息传来,第五届浙江摄影影像奖获奖人员公示,陈晓峰在列。

「逐日者」陈晓峰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师路越嘉:

一位捷克学者的跨文化传播之路

□本报记者 郭诗语
通讯员 姚祥燕
倪欣颖 周伊笑

在浙江外国语学院的校园里,你总能轻易地在学生堆里认出那位来自捷克的青年教师路越嘉。他或许正从兜里掏出几块糖,笑眯眯地问,“想吃捷克的糖,还是中国的糖?”或许正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跟大家聊着捷克的文化历史。学生们称他为“欢乐制造机”,同事们说他是“腌入味的中国通”,而他笑着说:“我愿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

今年2月,路越嘉译著《王安石诗词选译》(捷克语版)在捷克出版,全书收录135首经典诗词,是捷克语界首部较为完整的王安石诗词选本。从动笔翻译到顺利付梓,路越嘉用4年完成这份跨越山海的文化答卷。目前该书已在捷克及斯洛伐克各大书店上架,成为中捷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翻译王安石的诗词,对路越嘉而言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更是一次严谨的学术跋涉。他潜心研读《王安石诗笺注》等10余部中外文专著,每译一首诗都要对比多种权威注解与赏析。“吃透诗词的字面含义与深层意蕴,是翻译的根基,更是对文化的敬畏,容不得半点敷衍。”他说。然而,读懂原文

只是起点,如何用捷克语复刻中国古诗独有的韵律与美感,才是更大的难题和挑战。路越嘉选择以押韵为核心留住诗意。为了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词,他查词典、看例句,花很长时间反复推敲。

“我希望捷克读者能通过译作,认识一位重要的中国文人,进而了解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为此,路越嘉为每首诗附上赏析注解,并先后走访了抚州、南京、宁波、开封等与王安石人生轨迹息息相关的地方,并将沿途拍下的实地照片收录书中。他坦言,正是在踏遍山河的行程中,自己对王安石的诗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份对文化的执着,早在路越嘉的童年便已埋下种子。奶奶常用的中国清凉油盒盖上那些繁复独特的汉字,是他对东方文化的初印象。10岁那年,奶奶捧着捷克文学家马泰修斯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为他和妹妹诵读,他沉浸于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意境,被这份豁达所感染。中学时期,受一位外语教师启蒙,他彻底被这门古老而精妙的语言俘获,一头扎进了中文世界。此后35年,这份热爱从兴趣沉淀为一生的事业。

作为捷克语专业的教师,路越嘉的课堂总是充满欢笑。一位中文说得特别地道的“老外”,本身就自带一种奇妙的亲近感。学生们不怕他,却格外敬他。

上课铃响之前,教室里已经飘起了捷克的民谣。路越嘉不会直接翻开课本,而是像朋友一样笑着问:“你今天心情怎么样?”有人会“很好”,有人

会抱怨“有点累”。他便顺势接过话头,用捷克语教大家如何表达这些情绪,既复习了词汇,也关注着每个人的状态。课堂上,他还不时像变魔术般掏出几颗糖果递给学生,顺口问起接下来的计划。有人要去图书馆赶论文,有人准备回宿舍休息。他就笑着用捷克语把这些日常活动“翻译”一遍,让大家在闲聊中又多记几个词。

活泼的课堂氛围之下,是路越嘉严谨的教学态度。“刚开始学捷克语时,路老师带着我们一点一点抠音标,教我们认读国际音标符号,再一遍遍和标准发音‘对上号’,一个发音通常练几十遍。”学生杜涵宇回忆,“那是最枯燥的阶段,但他从来不急,总是说‘慢一点,扎实更重要’。”正是这种不厌其烦的打磨,让零基础的学生一步步站稳了脚跟。

教学相长,路越嘉保持着阅读中外新闻、文学书籍的习惯。在“捷克语翻译实践”课上,他常和学生们一起反复推敲捷克汉语之间的最佳译法。学生李晨希对此深受触动:“路老师学习中文的态度激励着我们更加勤奋地学习捷克语。”

课外的路越嘉,则是学生们亲密的益友,是跨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他热情地介绍在杭州的捷克朋友与学生们认识,一起运动、聚餐、畅聊。他会兴奋地掏出捷克纸币,讲起上面的历史人物故事,也会滔滔不绝地聊起捷克的美食,还会分享自己与奶奶用一个下午骑行穿越半个捷克的趣事。语言学习,就这样从课本里跳了出来,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生活。

“路老师教给我的,远不止语法与单词。”学生杨滢说,“他教会了我永远保持谦逊和好奇,也让我明白:语言不只是一门工具,更是一把丈量世界的尺子,握着它,便能望见更广阔有趣的天地。”

得知路越嘉的译著出版后,他的学生们特意在语音比赛中用捷克语朗诵王维、李白、杜甫的诗词。路越嘉也多次牵线搭桥,邀请捷克驻上海总领事入校交流。他的文化传播理想在浙江外国语学院一寸寸落地生根。

如今,路越嘉正着手筹备翻译其他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也计划用中文撰写文章,传播捷克文化。他希望,这份双向的文化联结能愈发深厚。从童年时奶奶读诗的午后,到布拉格书店里静静陈列的译著,再到浙外的三尺讲台,他将两个国度、两种语言、两段人生,悄然串起。

路越嘉将半生的中国情缘,化作了一座连接中捷文化的桥梁。他用母语吟诵中国古代诗人的青山绿水,用捷克语传播中国文化,更用他的真诚与热忱,点亮了一群又一群年轻人望向世界的目光。

